

苏州博物馆知见清以来藏书家题跋摭述

徐 钢 城

苏州博物馆典藏古籍中,颇多昔日著名藏家篋中秘笈书斋长物,其间丹黄手校硃墨燦然者屡有所见。兹选取其中数种题跋以飨同好,俾使前贤手泽心血不致湮没蒙尘,并冀幸能对相关古籍整理研究有所补益。

一、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十卷,魏何晏集解,梁皇侃义疏,清乾隆年 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刻本,四册(存卷一至四、七至十),清王芑孙跋

卷十后护叶朱笔题跋曰:

嘉庆四年,余还自京师,欲作《论语通故》。时小岍^①权浙江按察使,因贻书往求皇侃《义疏》。明年二月,小岍遣干当官,来华亭捕盗,携此书至,装完题记。惕甫。

末卷卷尾朱笔题跋曰:

《鲁论》以知命、知礼、知言终,修己、治人、天德、王道皆在是矣。辛未二月望日,惕甫重读一过。

王芑孙是乾嘉著名学者,为写作《论语通故》,向时任浙江按察使的老友秦瀛求致《论语集解义疏》一书。嘉庆五年(1800)秦将此书交予授职华亭教谕的王芑孙,王初订钩稽;嘉庆十六年(1811)王氏再度以《鲁论》二十篇勘核校跋。是书为长塘鲍氏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刻本,每半叶九行,满行二十字,双行小字字数十九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书中钤印有“青学斋”朱长、“铁夫墨琴夫妇印记”朱长、“沔波舫墨缘”朱方、“铁夫”朱长、“芑孙读”朱方、“晋孙”白方、“渊雅堂藏书记”朱方、“苏州渊雅堂王氏图书”朱方、“长州王芑孙惕甫审定”朱长、“惕甫经眼”朱方、“王铁夫阅过”白竖长、“惕甫经眼”朱长、“惕甫晚岁补读”白方、“沔波舫”朱方。

①秦瀛(1743-1821),字凌沧,一字小岍,号遂庵。江苏无锡人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顺天乡试中举,四十一年上东巡山左,召试一等,赐内阁中书。五十八年授浙江温处道,嘉庆五年(1800)擢按察使,九年复出按察广东,次年迁浙江布政使,入为光禄寺卿,终刑部右侍郎。十五年(1810)因病解任,归而捐义塾田以课弟子。瀛工文章,以诗古文名当世,与姚鼐相推重,又纂修《(嘉庆)无锡金匱县志》四十卷。

二、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汉司马迁撰，刘宋裴骃集解，唐司马贞索隐，
唐张守节正义，明刻本，一册（存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），
清王芑孙、陈兆燧跋

卷尾有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王芑孙朱笔跋：

乾隆甲寅四月二十日，京师芳草堂读一过，是日为考试差之日，繆九舍人炳泰^①、赵舍人怀玉^②二君过予草堂，芍药花盛开，灯下记之。楞伽山人识。
又有嘉庆七年王芑孙蓝笔跋：

嘉庆壬戌九月晦，余自真州台憩樗园^③，闭门无客至，读《左氏传》并及此。

书后有道光四年（1824）陈兆燧墨跋：

前明章斐然所校刻本，已失终页，学博亦不补载，今照阅本缺之。甲申闰五月十三日午刻，陈兆燧挥汗识。

右蓝、朱二色笔记，照学博阅本度：作朱笔所记在后，而记中序年月反在蓝笔所序之前，想系追溯及此识之耳。兆燧又识。

此书为王芑孙朱蓝双笔校改本，又有陈兆燧朱墨双笔批校增补。王曾客居京城，馆于董诰、梁诗正、王杰、刘墉、彭元瑞诸老府中，为其代笔削草，并频繁与吴锡祺、孙星衍、洪亮吉等馆阁之士出游唱酬。故虽未挂官籍，而朝廷有大典文章之事，未尝不操笔窃与其间。乾隆五十九年春，王芑孙终于充任咸安宫教习，好友繆炳泰、赵怀玉至王氏寓庐，执手相谈，花光人影，记一时快意，初跋即是年记于芳草堂中。由于王氏生平不自营生计，常寄食于人。嘉庆五年旧友曾燠官两淮盐运使时，招其至扬州，假张氏樗园以居之，并应聘主持仪征乐仪书院，再跋即嘉庆七年（1802）记于樗园。补校者陈兆燧字星垣，号闻庭，江苏江阴人。善诗文，工书画。他称此本为明章斐然校刻本，但世传晚明章校本为九行二十字，而是种为每半叶十一行，满行二十二字，双行小字字数同，线黑口，四周双边，双对黑鱼尾，甚是少见。是册钤印有“兆燧”界边白方、“闻庭什袭之章”朱方、“闻庭”朱圆、“兆燧所作”界边白方、“闻庭手笔”朱方。

三、《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》十卷，汉扬雄撰，
晋李轨、唐柳宗元注，宋宋咸、吴祕、司马光添注，
明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吴郡顾春世德堂刻《六子书》本，八册，
清陆藩过录何焯跋、清王振声跋

末册书后护叶有王振声墨跋：

①繆炳泰（1744-1807），字象贤。画家，善写真，专为晚年清高宗绘摹御容。

②赵怀玉（1747-1823），字亿孙。藏书家，诗与孙星衍、洪亮吉等齐名。

③《履园丛话》卷二十《园林·樗园》条有“樗园在广储门内。嘉庆甲子、乙丑间，吴门王铁夫学博为仪征书院山长，寓此最久”。见清钱泳撰：《履园丛话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533页。

此价人临义门何氏校宋本，颇完善，与爱日精庐所著录当不异也。唯下方所记首数处可疑，如卷四首叶下云：“‘阙’字蒋校作‘以’”，不知蒋为何人；卷六第十七叶下“四国是王”，“王”旁注匡，而下又记云：“宋本是‘王’”；二十六叶上“天下之正也”，“正”上添“中”字，而下又记云：“宋本无‘中’字”；卷七第十五叶下注中“辄取于井干”，“辄取”改“杀聚”，而下又记云：“‘取’疑‘聚’”；二十三叶下注中“到”改“至”，而下又记云：“‘至’宋本‘到’”，此类殆不可晓。价人手录既毕，属校一过，因记所疑于此，以俟再考，壬子首夏文村居士书。

此种为两校本，陆藩初校于咸丰元年冬（1851）、王振声复校于咸丰二年四月。后书归程质清先生篋中，首册扉页有其隶属题端：“扬子法言”，程氏将此书捐赠国家。此种为明吴郡顾春世德堂刻本，每半叶八行，满行十七字，双行小字字数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单白鱼尾，首册叶八《扬子篇目》为抄配，卷二至十卷端大题均作：“监本五臣音注扬子法言”，陆藩批校所据底本为何焯校宋刻本，曾经钱谦益、季振宜、徐乾学迭藏。王振声（1799—1865）字宝之，号文村，苏州府昭文县人。幼孤，依族父以居。七岁矢志读书，日则共家人杂作，夜则篝灯自课。弱冠补诸生，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副榜中举，三试礼部归。益勤于讲习，经史百家小学语录无不涉猎，尤精校勘音韵之学。晚岁主讲游文书院，从学者百余人，讨论经籍日草千言。恂恂儒雅，行事诚恳，邑中推为耆献。书中铃盖“振声”白方、“宝之”朱方、“二俊草堂”朱方、“五峰氏崇善堂书”朱方、“曾在平原陆氏家”白方、“新安程氏”白方、“怡斋所遇文献古籍记”朱方、“怡斋过眼”朱方、“质清六十以后作”朱方。

四、《山海经》十八卷，晋郭璞传（注）， 清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槐荫草堂精刻本，二册， 清叶昌炽题跋并过录邵恩多跋

末册卷尾有叶昌炽朱笔过录邵恩多跋：

癸亥秋七月，假吴门黄氏士礼居校宋本传录。

又朱跋：

丁丑仲夏，礼闱被放归，索居鲜欢。检旧篋，得《山海经》校本，乃曩年从虞山瞿氏借得者，卷中校笔皆出邵阆仙氏^①，爰以朱笔校临一过。惟原校用吴琯刻本，而余此本出天都黄氏，行款既异、字句亦间有异同。兹凡与吴异者，小注于旁，复加“吴”字以别之，宋本异处悉依原书，录于眉端。凡三日而毕，将以原书归瞿氏，以缀数语于后，昌炽校迄记。

①邵恩多，字阆仙，一作郎仙、腴仙，号栗芎山人，苏州府昭文县人。博学嗜古，与同乡张金吾、陈揆时相过从，喜抄书，常从黄丕烈士礼居抄录秘笈，中多绝无仅有之本，藏书室名小安乐窝。

此种为清歙县黄晟据康熙五十四年(1715)项綢群玉书堂本重刊,首册书名叶(内封)右栏上有“天都黄晓峰校刊”、左栏下有“槐荫草堂藏版”,卷一首A面右下角镌有篆署“天都黄晟鉴定”,末册卷十八后有“重校刊于槐荫草堂”牌记。正文每半叶十一行,满行二十一字,双行小字字数同,线黑口,四周双边,单黑鱼尾。《山海经》现存唯一宋本是南宋孝宗淳熙七年(1180)池阳郡斋尤袤校刻本,即黄丕烈所校本;而叶昌炽从瞿氏铁琴铜剑楼借得者,是明万历十三年(1585)吴琯刊《山海经·水经》合刻本,为十行二十字本,此本有嘉庆八年(1803)年秋邵恩多传录黄尧圃士礼居藏宋本校跋。光绪三年(1877)叶昌炽赴京会试,结果科闱不售扫兴而归。居家赋闲时便取邵氏校本,在槐荫草堂本上重新校讎。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曾记载此事,云:“余在菰里瞿氏曾传录其《山海经》校本。(邵)与张月霄、陈子准同时,张、陈固为两大,胤仙抱残守缺,亦不愧小藏家也。”^①可资佐证苏州博物馆藏本即其传录批校者也。

**五、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残八卷,(宋)□□撰,
民国二年(1913)据宋本影刻红印校样本,一册,莫棠题跋**

卷前有墨题:

《五代平话》真异书也,缪筱山太史得宋槧,刊于湖北,尚未印行。此样本太史手校,仲武兄亟欲观之,顷访太史,乞假以归。太史云:尚在《宣和遗事》之前,《汉史》无下卷。太史言书有阙卷者,不知即此卷否?抑或样印未备?尚须一叩之也。癸丑三月二十四日并成一册寄兄,叩上因记,初僧。

清季莫棠铜井文房藏书之精善,堪称一时东南文献翹楚。鼎革后他定居吴下,与缪荃孙、叶德辉、吴昌绶、曹元忠、张元济、傅增湘辈过从甚密,时相互出异本赏奇析疑。此种为武进董康辑刊《诵芬室丛刊·二编》红印本,每半叶十五行,满行二十五字,白口,四周单边,双顺红鱼尾。该册为缪荃孙亲校剪贴,书中大量粘贴有裁割后重新调整的印样笺条,书中又有其墨笔校改,莫棠从其处转借与堂兄莫绳孙观赏。

**六、《骆宾王集》二卷,唐骆宾王撰,
明嘉靖十九年(1540)朱警《唐百家诗》丛书本,一册,清陈揆题跋**

卷下末叶有墨跋:

卢、骆、王、杨号称四杰,骆义乌雄才天授,冲龄已有能诗名。时田百氏之藪而渔猎之,忠愤所激,益肆力于文。今观歌、行、近体诸什,其气完,其气铿,其色丽以藻,其力沉而雄,驰骋万有,登其堂而咏其馥,其业足以不朽。余偶得《骆集》宋本,每半叶九行,行十八字,因以一日夜之力校于简端云,陈揆识。

^①叶昌炽著:《藏书纪事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620页。

现存各种版本的骆氏别集中,唯有国家图书馆藏《骆宾王文集》十卷本(卷六至十系毛氏汲古阁影宋抄配)为宋刻,有清黄丕烈、顾广圻跋,但该书为十一行二十字本。目前所见九行十八字本分别为明万历三十年(1602)刻《重订骆丞集》六卷(明黄兰芳评注)和万历刻《唐骆先生文集》六卷(明陆弘祚、虞九章等注释),未知有九行十八字宋本也,仅在清江标《宋元本行格表》卷下中有“元本骆宾王文集(十一)行十八字”记载。此种为明嘉靖朱警刻《唐百家诗·初唐二十一家》丛书本,每半叶十行,满行十八字,白口,左右双边,单白鱼尾。书中有陈揆墨笔批注。书中钤印有“陈之揆”朱方、“杭州曹氏文寿堂珍藏”白竖长、“燕士”朱方、“云轮阁”朱长、“荃孙”界格朱长。

七、《南丰先生元丰类稿》五十卷续附一卷,北宋曾巩撰,
明隆庆五年(1571)南丰邵廉刻本,八册(不全:存卷一至二十一),
清何焯题跋

首册《总目》朱题:

陈古灵《熙宁经筵荐章》论苏曾云:“苏轼豪俊端方,所学虽不长于经术,然子史百氏之书无所不览,文词美丽,擅于一时,居官敏恕,尤通政事。曾巩以文学名于时,人皆称其有才。然其文词近典雅,与轼之文各为一体。二人者词人之杰,可备文翰之职。”品藻二公,未若是典恰当者也。朱子云“曾泛道苏所作为好,苏泛道曾所作为是”,正与古灵之论合。

卷五末朱跋:

乙亥九月十四日,临沂书舍漫阅南丰有韵之语,时适抱病,姑以此遣其无聊耳,杞瞻。

这是何焯文学评论代表作之一,批校文字因辑入《义门读书记》中而广为流传,此种为两校之本,初校于康熙三十四年(1695),至康熙四十九年(1710)复借昆山徐乾学藏宋本再校,书中多处眉批校改。是书乃明隆庆五年本,又名《南丰先生文集》,每半叶十行,满行二十字,白口,四周单边,单黑鱼尾,版心上有“南丰集”,版心下镌刻工姓名,卷端著者题名署“南丰后学邵廉校刊”。曾巩《元丰类稿》此集祖本为北宋元丰八年(1085)门人陈师道辑本,计《类稿》五十卷《续稿》四十卷《外集》十卷。南渡后有宋开禧元年(1205)建昌太守赵汝砺校刊本,计《类稿》五十卷《续》四十卷《年谱》一卷,但此二种仅见著录于民国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十三和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七。现存实物最早者乃宋刻《曾南丰先生文粹》十卷,其后又有金中期刻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三十四卷、元大德八年(1304)丁思敬刻《类稿》五十卷《续附》一卷、明正统十二年(1447)宜兴县尹邹旦刻《类稿》五十卷《续附》一卷、明成化八年(1472)南丰县令杨参刻递修《类稿》五十一卷、明嘉靖二十八年(1549)安如石刻《文粹》十卷和嘉靖四十一年(1562)黄希宪刻《类稿》五十一卷。

书中钤印有“润千”白方、“何焯”白方、“晦斋”朱方、“洛阳才子姑苏客”朱长、“小汀鉴赏”朱方、“云中白雀”朱长、“彭诜”白方、“耿北山之印”白方、“飞云阁”朱方、“梦弼”朱方、“毅斋”朱长、“云谿”朱长、“谦斋”朱长、“丁丑进士”朱方、“不事元后人”朱方、“吴下旌生”朱方、“不薄今人忘古人”白方,另拓古玺“郭寿私印”白方、“尉淳”朱方、“孝弟尉尊之印”白方、“黄友之印”白方、“刘宝私印”白方、“田封私印”白方、“黄谭私印”白方、“王骞之印”白方、“张尊之印”白方、“郑斯之印”白方、“张戎私印”白方。

八、《晦庵先生五言诗钞》一卷《文抄》八卷,南宋朱熹撰,明吴讷辑,

明成化十八年(1482)琴川郡守周鳳等刻本,六册,

清王振声、王庆长、叶裕仁、李芝绶、方宗诚、姚永朴题跋

首册书衣题签有墨署:

三校晦庵先生文抄,成化重刊本,播琴山馆藏。以宣德原刊本及明刊《大全集》校过,又以宋刊浙本《晦庵先生全集》校过。

末册卷后有咸丰六年(1856)王振声墨跋:

今学者无不读朱子书,而《大全集》独不易得,即得之亦苦其难读。吴文恪公节录五言古诗二百首、文百首,诚读《大全集》之津梁也。然传本亦稀。余即得成化重刊本,患其有脱讹,而门人赵次侯^①前得宣德初刻《文抄》七卷于吴门,但阙《诗抄》。假校之,大致不甚相远,虽不无传说处,然亦略有更正处。今夏恬裕斋^②又得嘉靖闽刻《大全集》,虽已出文恪后,然文恪所见来自福唐,盖亦闽本,当即嘉靖刻所自出,犹是淳祐以来相传旧本。今用以相校,凡所不同悉著简端,即有脱靶,盖亦无几矣!噫!朱子之书所当探讨服行者也,岂徒以其文哉,况区区字句闻哉!予虽已如此种种,乃仅能勘对一过,而于抄所不及者,犹未能遍读也,俯躬循省,愧恨何已!咸丰丙辰六月中旬,文村居士声校毕识于瞿氏之铁琴铜剑楼。

又咸丰八年(1858)再跋:

咸丰丙辰夏,余既以嘉靖壬辰潘潢校刊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(板心作“朱子大全文集”)校此一过,诸所称“《集》作某者”是也。今又得宋槧《晦庵先生文集》百卷,凡“廓”、“扩”字皆减笔,盖宁宗后刻本。考文恪所见来自福唐者称为《大全集》,当是闽本,故嘉靖本犹沿此名,而此本无之,当是浙本,黄仲昭所云洪武初取置南雍者也。又考嘉靖本仁说注云“浙本误收南轩先生作,而以先生作为序”,仁说此本正如此,其为浙本益明矣。昔也是翁有惊人秘籍,余谓惟此足以当之耳。然不谓穷老如余乃得

①赵宗建(1825-1900),字次侯,号非昔居士,苏州府常熟县人。曾以太常寺博士就试京兆。

广蓄名人书画典籍手稿,藏书阁称旧山楼。

②恬裕斋即瞿氏铁琴铜剑楼之旧称也。

睹此奇特，噫异矣！亟以覆校一过，并书其梗概，以志余之遭有非功名富贵所可及者。异日当览一时刻本统校之，以传示子孙而流布艺林，则于此书庶乎无负也。戊午三月廿二日，文村老民书于铁琴铜剑楼。

又有光绪二年（1876）王振声子庆长墨跋：

吾虞山川淑秀，代有闻人。然高者不过经术气节、经济词章之士而已，若夫暗然为己、折衷洛闽，求之先达，惟吴文恪一人。先君子曾取是编校勘数过，经乱辗转藏弃，刊敝已甚。不肖补葺五阅月，工竣而敬识之曰：汉儒之于经训，一字一句不敢师心自用，支离烦琐诚不能免，要其尊圣重道、无六经注我之意可知也。流极既衰，惟以炫博矜奇为事。其心初不在明道，是以君子恶之，岂考订之果可废耶？先君子沈潜理道数十年，以朱子之书一字一句皆有深意，不惮反复孳孳校勘。不肖未能有闻，然亦知宗仰朱子，于其书无不敬如神明爱如父母，矧是编为乡先达传本，又手泽所存，其益当郑重爱护，又何疑哉！爰居贱工之末，而或以为废时，则不暇辩。光绪丙子夏五月，庆长谨识。爰下脱一自字。

又光绪三年夏（1877）叶裕仁^①墨跋：

道光年，予因菴云季丈识虞山宝之王先生，尝以文字就正，谬为先生推重。既读季丈《遵晦斋记》述先生之言曰“向读晦翁文，心契其旨，复见宋刊本浙本《全集》，校勘一过，自后将一遵晦翁之学，不为见异思迁”，先生之服膺朱子如此。令喆嗣庆长赓保以先生手校本见示，凡各本异同处，皆以朱笔书于眉上。盖文恪从闽本抄出，故与宋本浙本、明嘉靖本有异同，观此凡闽本之讹脱瞭如矣。咸丰庚申浙江学使徐寿蘅少司马重刊《朱子大全集》，诗文皆以类相从，《外集》、《别集》皆并入其中，未知于各本如何，是为紫霞洲祠堂本，赓保倘取而校之，亦继述之一端也。光绪三年丁丑立夏日跋于娄东书院之希贤堂，叶裕仁。

又光绪三年秋（1877年11月19日）李芝绶^②墨跋：

朱子为南宋理学一大宗，千载以来儒者迄无遗（疑）义。其诗、古文、词雄深雅健，几轶八家而上之，无讲学家语录蹊径。惟《全集》文章甚富，卷帙盈百，后学苦于钻仰，甚至束之高阁。前明吾邑先哲吴文恪公选一精本，使学子终身诵读，诚经史外至要之书也。按：文恪以布衣行医藩邸，代动臣李隆作《河清颂》，称成庙旨，召见谕说，大加钦赏，不数年擢至佾事。

①叶裕仁（1809-1879），字复三，一字涵溪，苏州府镇洋县人。贫而好学，师事王宝仁，得闻声音文字之学。诗、骈体骀駸入古，为文力摹乡先贤归有光，因自号归庵。同治初，江苏设局采访忠义，纂《昭忠录》，裕仁主笔为多。事竣，延为江苏书局总校，又先后为安道、尊道、娄东书院山长二十载。

②李芝绶（1813-1893），原名蔚宗，字升兰、申兰，后改字缄庵，苏州府昭文县人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举人，一再赴礼部试，同游者多海内名士。居乡与里人瞿氏善，所藏日富，精于鉴别古籍，汇编有《静补斋书目》。掌教邑中游文书院久，桃李甚众。

寻格于宦官,不竟其用,拂衣归田,一意于学。平昔宗仰朱子,用工甚深,选此津逮后学,功不浅也。王宝之先生家藏是册,孜孜校勘凡数过,以诒诒嗣庆长。庆长能世家学,保守先泽,重加装潢,朝夕讽诵。属余跋其大略如此,时光绪丁丑十月既望,邑后学李芝绶识,孙钟豫书。

又光绪七年冬(1881年11月)方宗诚^①墨跋:(图见封二)

常熟王君敬安,承其先公宝之先生学,宗尚朱子,兼习为古文辞,其文皆本心性、明义理、抒经济、乐道人善而不苟作。一日以家藏明吴文恪公訥所辑《晦庵诗文抄》示予,盖成化重刊本。宝之先生尝取宣德原刊本、明刊《大全集》、宋本浙本,用朱笔三校之。敬安以手泽所存,装池成帙,丹铅灿烂,勘订精审,洵希世之珍、传家之宝也!古之称达存者曰:善继人之志、善述人之事,宝之先生之校是本,非徒爱朱子之文也,盖好其学焉。朱子之学本于韦斋,韦斋之学渊源伊洛,朱子承其绪,复溯源于尧舜禹阳文周孔孟,而近得统于周张二程,德性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。凡异端曲学、支离驳杂之说,皆析之极其微而守之极其正,著为文章,发为事业者,罔不笃宝而有光辉。道统之传,韦斋发其端,朱子尽其蕴,真可谓集先儒之大成,而足称继志述事之达孝也。当时得其正传者黄勉斋、真西山,元则许鲁斋、刘静修,明则薛静轩、胡敬斋、张杨园,近时则有罗忠节、倭文端、吴竹如侍郎,是皆能确守其学者。敬安好子,朱子书当由此而扩充之,自尧舜孔孟之道、正经正传以及历代诸大儒之言行,皆日浸淫于其中。蕴之为德行,行之为事业,以期不坠宝之先生之学,斯即谦让未遑,不敢自居于达孝之列,其亦可谓养志如曾子者乎!朱子之德业,惟宝应王白田所撰《年谱》最详且精,而所辑《朱子论学切要语》一册,尤可以为学的,是又学朱子之学者不可不知考也夫!光绪七年冬十月,桐城方宗诚识于安庆。

又光绪八年(1882)姚永朴^②墨跋:

右《晦庵先诗抄》一卷《文抄》七卷,海虞吴文恪公訥所辑也。光绪壬午王君敬安持以示予,盖其先公宝之先生取宣德刊本、明刊本《大全集》、宋刊浙本三校之。敬安因是编为乡先达传本,且手泽所存,装池成帙,以为子孙宝。呜呼!可谓能尽孝思也已。虽然,予窃有说焉:先生之校是书,岂徒欲敬安读之哉!盖欲其体而行之也。敬安学问正大,闻见博洽,诚当今之杰士,然吾尤愿敬安知虽极博,而功必严于幽独;志虽极大,而行毋忽于细

①方宗诚(1818-1888),字存之,号柏堂,安徽桐城人。师事从兄东树,治程朱之学,并工古文辞。先后入严树森、曾国藩幕,又官枣强知县,为晚期桐城派名家,学者称柏堂先生。

②姚永朴(1862-1939),字仲实,号素园,晚号蛻私老人,安徽桐城人。族高祖姚鼐,姐夫马其昶、弟姚永概。游于吴挚甫门下,治诗古文辞,后专研经学。光绪二十年(1894)顺天乡试中举,参修《两淮盐法志》,又主持广东起凤书院。历任山东高等学堂教习、北京大学教授、清史馆纂修、安徽大学教授等职。于历朝诸儒经说无不融会贯通,旁及史学音韵,博稽约取,清通简明。

微，兢兢焉一息不敢稍肆，一念不敢自欺，是不惟有以慰先生之意，即朱子之学或亦有起而绍之者乎！未审敬安以为何如也？二月二十六日，桐城后学姚永朴识，礪城周曰賚书。首句脱一生字。

此种为明成化年间常熟太守周鳳主刊、唐诏、李昌、孙谕等刻本，每半叶九行，满行二十一字，粗黑口，四周双边，双顺黑鱼尾。王振声以南宋度宗咸淳元年（1265）建安书院刻本、明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张大轮刻本相参校，以朱墨双笔三度批校，后经其子王庆长重补装池，庆长又延请诸名家作跋，洋洋洒洒详备尽矣。此书首册卷前扉页A面有墨笔白描王振声像一帧，天头大字篆额“文邨先生遗象”，B面有光绪四年夏（1878）孙钟豫篆署《像赞》：“醴出谷而无源，蓬生麻而自直。起自孤童，长而学殖。掉鞅词坛，潜心典籍。迫时危而遯迹海壖，追莫齿而注经匿壁。瞻遗象而钦迟，庶方驾忽前喆。戊寅六月同邑后学李芝绶题，孙钟豫书。”书中钤印有“文邨居士”朱白双文方、“王庆长读书记”朱竖长、“虞阳下学”朱长、“虞阳王氏敬简堂监藏”朱方、“钟豫”白方、“金衍登印”白方、“云峰”朱方、“赋高”朱长、“复三”朱方、“宗诚私印”白方、“方氏存之”朱方。

九、《东莱吕太史文集》十五卷《别集》十六卷《外集》五卷，
南宋吕祖谦撰，《丽泽论说集录》十卷，
南宋吕祖俭辑、附录（三卷）附录拾遗（一卷），
南宋嘉泰四年（1204）吕乔年刻、元明递修本，
三册（存《文集》卷六至十五、《附录》三卷《附录拾遗》一卷），
日本岛田翰、近代田吴炤、刘之泗题跋

卷七末叶有日本岛田翰墨跋：

残宋嘉定（嘉泰）刻《东莱集》三册，曾经晋安徐兴公^①红雨楼、晋安蒋绚臣三迳斋、侯官郑昌英^②注韩居收藏者。庚戌三月获于东京，东京岛田翰彦楨氏。

其旁有田吴炤墨跋：

岛田已得之，而无资偿，书贾乃以之归余。庚戌四月，潜叟。

末册卷后护叶有刘之泗墨跋：

此荆州田伏侯、嘉兴沈寐叟递藏书也，据莫即亭先生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载：“《东莱吕太史文集》十五卷《外集》五卷，半叶十行，行二十

①徐榘（1570-1645），字惟起，又字兴公，福建闽县人。诗典雅清稳，与曹学佺主闽中词盟，人称“兴公诗派”。毕生致力藏书，积至七万馀卷。蓄书处名宛羽楼、汗符斋、红雨楼，日事精考详核，仿郑樵《艺文略》、马端临《经籍考》体例，编撰《红雨楼家藏书目》。

②郑杰（1750-1800），一名人杰，字昌英，又字亦齐，号注韩居士，福建侯官人。乾隆间贡生，不喜科举。好读韩愈诗文，以五年之力注南宋廖莹中《昌黎先生集》，因名藏书楼为注韩居，穷搜古籍数万卷，中多红雨楼遗珍。

字。”悉与此合，但此无《外集》耳。此本《文集》存卷六至十五，凡十卷，又《文集附录》三卷、《文集拾遗》一卷为莫录所无。然《附录·目录》第三叶未行，书贾作伪，改为《目录》终一行，盖欲明此《目》只三叶。不知此本《哀诗》南涧翁韩元吉后所存实不仅此，而挖补痕迹亦显然可辨也，《附录》、《拾遗》终一行亦割补者。此本“贞”、“敦”等字缺末笔，板心下鱼尾下复有刻工姓名，故藏家多谓宋本，即翁以为元本，殆未深考邪？庚午十一月廿六日。

又首册卷前护叶有刘之泗墨题：

顷检《群碧楼善本书录》，知《文集》十五卷、《文集附录》三卷、《附录拾遗》一卷外，尚有《别集》十六卷、《外集》五卷即莫氏所载者、《丽泽论说集录》十卷，皆为此本所无。《群目》所言《拾遗》一卷，疑即此《附录拾遗》一卷也。盖当时《文集附录》及《附录拾遗》并附《文集》后单行，故此本仅有三种耳。《录》载“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”，与此同，彼亦以为宋本也。又瞿氏铁琴铜剑楼、陆氏丽宋楼两目亦有此书，特丽宋无《丽泽集》耳，附记于此，庚午腊月初五夜。

此种为南宋嘉泰四年吕乔年刻本，残缺不全，每半叶十行，满行二十字，书中“贞”、“敦”等字缺末笔，白口，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，双顺黑鱼尾。版心镌有字数，版心下另有刻工姓名，如“张彦忠”、“苏先”、“杨先”、“赵中”、“史勇”、“李思贤”、“张文”、“韩公辅”、“周才”、“李信”等。该书历经名家迭藏，为明代红雨楼、注韩居旧物，清末流入东瀛，先是明治维四十四年季春（1910）岛田翰从书贾处得见该本，此人曾趁湖州陆树藩负债交困之机，将其丽宋楼藏书骗卖给日报静嘉堂文库，造成中华文物善本重大损失。但由于岛田无力支付书费，一个月后（1910年5月）被田吴炤^①及时购得。后此书又归刘之泗所有，并于民国十九年仲冬（1931年1月14日、23日）两度题跋。刘之泗（1900—1937），字公鲁，号畏斋，安徽贵池人。其父刘世珩是清末著名收藏家，家中宋元古物善本比比皆是，藏书楼署玉海堂，所藏均由公鲁继承。

书中钤印有“晋安徐兴公家藏书”朱长、“晋安蒋绉臣家藏书”朱长、“后博古堂所藏善本”朱长、“郑杰之印”白方、“一名人杰字昌英”朱方、“郑氏注韩居珍藏记”朱长、“人杰”朱方、“郑杰之印”白方（又一种）、“注韩居”白方、“岛田翰读书记”白竖长、“宋本”朱楠、“荆州田氏藏书之印”朱长、“田伟后裔”朱方、“伟裔所收善本”朱长、“有宋荆州田氏七万五千卷堂”朱方、“伏

^①田吴炤（1870—1926），原名行炤，字小钝、伏侯，笔名潜、潜山、郎庵等，祖籍天门，生于湖北荆州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入两湖书院，因得张之洞、梁鼎芬赏识，留学日本成城学校。光绪二十八年中举，历任湖北自强学堂教习、湖北学务处审定科帮办、学部查学委员、游日学生监督及使署参赞。曾随罗振玉赴日考察教育，又陪同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，并著有《考察教育意见书》、《欧美教育规则》，辛亥后曾供职北洋政府内政部职方司司长。于文字学、经学、数学、教育学均有较深造诣，又工书法，尤善行、篆。

侯在东精力所聚”朱方、“伏侯得之日本”白方、“景伟楼印”白方、“潜山读本”朱方、“潜室秘笈”朱方、“刘之泗”白方、“公鲁”朱方、“之泗经眼”朱方、“蒋祖诒”白方、“谷孙”朱方等印章。

十、《林外野言》二卷《补遗》一卷，元郭翼撰，
清乾隆年鲍氏知不足斋抄本，二册，清鲍廷博、劳格、丁祖荫题跋

卷上末叶有鲍廷博墨跋：

丁亥二月廿五日绣溪寓舍手勘。

首册杨维桢序后有劳格墨跋：

《千顷堂书目》：“郭翼^①《林外野言》八卷，字羲仲，昆山人，洪武初征授训导。”此本仅二卷，疑出后人辑录，非原本也。同治癸亥二月十九日，仁和劳格借阅于重潮村之寓楼。

首册卷尾护叶有丁祖荫墨跋：

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抄本，为善本书室所藏。王小谷端履^②识云：“《林外野言》二卷系后人掇拾残剩为之，其佚诗见于他书。歙县鲍君廷博订其异同、正其讹误，更录《玉山雅集》、《乾坤清气集》等所载诸诗，为《补遗》一卷。”峭帆楼赵氏近据王本刊行，其考正文字处无甚异同，知王本即从鲍本出也。王本少《书双清楼记》一篇，多《补遗》诗五首、卢熊撰《墓志》，附录以资考证。

元人别集存世者寥寥，其珍罕较他朝为甚。郭翼朋辈中不乏俊彦，《林外野言》卷前就有元至正十一年十二月（1351）杨维桢序，为其撰写墓志铭的卢熊亦是《（洪武）苏州府志》的纂修者，但郭翼本人籍籍无名。明末黄虞稷所编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七“别集类”中，著录有郭翼此种，惜乎现已难觅踪影。故《林外野言》已无稿本或原刻本，现存诸本多是清代抄本，均作二卷补遗一卷，除王端履十万卷楼本外，另有萧山汪辉祖环碧山房本，因两人是同乡且年龄相近，不排除彼此借阅过录的可能，此书后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中。刻本最早者为清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）长洲顾嗣立秀野草堂辑刊《元诗选·二集》丛书一卷本，直至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昆山赵诒琛刊《又满楼丛书》时，据十万卷楼抄本再度雕印是集。综上所述，鲍氏知不足斋抄本是目前所知《林外野言》的最早抄本，郭翼是编能起死回生者，多赖鲍廷博勤搜广寻残篇零简，细讎详校拼缀成册，倩人抄录此书，并亲以朱墨黄三笔批校增改，于辑录各诗后注明其出处，

①郭翼（1305-1364），字羲仲，自号东郭生，又号野翁，苏州府昆山人。修学好古，精研于《易》，与杨维桢志趣相投。尝献策张士诚，劝其反元，不获用。遂归耕娄上，以课童为业。老得训导，偃蹇以终。其生平遗作除《林外野言》外，尚有《雪履斋笔记》一卷。

②王端履（1776-？），字福将，号小谷，浙江萧山人。世代望族，家饶于资。父亲王宗炎为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进士，学识渊博，筑十万卷楼藏书。端履幼秉家学，博闻强记，工人诗词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进士，官翰林院庶吉士。

在隽词佳句旁勾加硃圈,另补抄散佚篇章若干,堪称劳苦功高。

此种每半叶八行,满行二十字,双行小字字数不等,共辑诗 233 首,诗集后另抄录郭翼《与顾仲瑛书》一篇,谈及昆山修志之事,是极宝贵的地方史料。卷前鲍廷博题跋时在乾隆三十二年(1767),至同治二年(1863),寓居吴江同里的劳格借阅并跋,清末时又归丁祖荫所有。除题跋外,书中另粘贴丁祖荫墨笔校勘笺条近 50 纸,丁氏又将两册重装池为金镶玉式。该书首尾钤有“善封”朱方、“知不足斋藏书”朱长、“鲍氏藏书”朱方、“以文”朱方、“廷博”白方、“盐官吴氏宝云楼珍藏书画印”朱长、“手抄积万卷数世之苦心流落不知处壁出丝竹音”朱方、“咸丰辛酉月河丁白重整遗籍”朱长。

十一、《王铁夫先生山游诗》一卷,清王芑孙撰,

清嘉庆十一年(1806)稿本,一册(存卷十八),清王芑孙题跋

卷末有墨跋:

比游洞庭而归,作诗颇多,不及手写,因抄一通,寄之壑舟,俾山人留作异时谭语之资,且为后游张本。嘉庆十一年夏六月朔日,楞伽山人自记。

此种为王芑孙手书稿本,跋作于嘉庆十一年六月(1806)。是年四月,王前往苏州郊外的吴县洞庭东山祭祖扫墓,游石桥村中的壑舟园,信宿缥缈楼。王芑孙所属王氏为吴中名门望族,明中业时有曰淦之者,高蹈不仕,自号壑舟,吴门画派巨擘沈周尝为其绘《壑舟园图》。清初,其七世孙金增赓归此图,并买下朱氏废园,重加葺治,额以旧名。芑孙踏青来游时,与族叔王熊伯以诗相酬赠,并为族祖世承、世登题诗,揽胜吟咏诸篇,结成此集,首叶卷端大题下标明“丙寅”,全卷录诗 32 首,多有墨笔圈点。所用稿纸每半叶九行,满行二十一字,双行小字字数同,上黑口下白口,四周双边,单黑鱼尾,版心下镌有“梅花馆”,书尾钤印有“老铁”白方、“雪香曾观”朱方。

作者工作单位:苏州博物馆

禹湯文周孔孟而近乃統於周張三程法性同學致廣大
而盡精微極高而而道中庸凡異端由此支離駁執
之說皆析之極其微而守之極其正著為文章發為事
業者固不為害而有光輝道統之信章矣啟其端朱子
盡其蘊真不謂集序儒之大成而足稱繼志述事之
達者也當時得此正信者黃勉齋真西山文則許魯齋
劉靜修明則薛靜軒相承於張楊園近時則有羅忠
節倭文瑞吳竹如侍郎是皆能確守其學者為數好子
朱子書當由此而擴充之自克齊孔孟之正信也信以反

歷代諸大儒之言行皆日浸淫於其中蘊之為德行為
為事業以如不墜 竊之先生之學斯即謙謙未遑不
敢自居於達者之列其亦不謂著述為弟子者乎朱子之
信其誠實者王白田所撰年譜最詳且精而所輯朱子端
其如家傳一冊尤不以此為是子此朱子之學者不亦不
孝也夫光緒七年庚子十月桐城方宗誠識於歙廬



文見第 131 页

人意多利則近濫少利則招怨故弟亦不願
執選政文錄續編既為臆若所選故書札
亦歸彼選最宜矣先師著作刊成叢書者
第一次為原心字排印本其後叢書未生又刊成
叢書本刻於浙江圖書館若以定價而論
妄人亦可疑為買利然先師無此狹隘之見
也叢書續編寫刊最精而又精即費資
稍多當時在此平諸弟子每人出百金原識

國立中央大學

即成各人取十部餘書及本版均送歸先師此
事吳檢齋經手然當時弟子七八人所捐不
過七八百金而精寫精刊精印所費殆近中
金皆為檢齋墊付彼不謀於眾斤賣百餘部
收回成本亦堪原諒而版片遽運蘇亦彼之咎
然謂為買利恐亦未必然也作事難批評易
諸事皆然真此敬復順頌

弟朱希祖敬上 庚午七月廿日

國立中央大學

文見第 145 页